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訪艷秦淮河 闊統領宴賓番菜館

卻說時筱仁自從結交了王博高，得拜在徐大軍機門下。徐大軍機本來是最恨舒軍門的，屢次三番請上頭拿他正法。無奈上頭天恩高厚，不肯輕易加罪大臣，又加以外面華老爺，裡面黑大叔，替他一力斡旋，所以但把他羈禁在刑部天牢，從緩發落。徐大軍機因扳他不動，心上自不免格外生氣。不但深恨舒軍門，連著舒軍門保舉的人亦一塊兒不喜歡；只要人提起這人是舒某保過的，或者是在廣西當過差的，他都拿他當壞人看待。此番時筱仁幸虧走了王博高的路。博高是徐大人得意門生，曉得老師脾氣，預先進去替時筱仁說了多少話，又道：「時某人雖是舒某人所保，但時某人著實漂亮，有能耐，而且並沒有在廣西當過差使。」徐大軍機一聽是舒某人所保，任你說的如何天花亂墜，心上已有三分不願意。後來又虧得王博高把時筱仁的贊見呈了進來，徐大軍機一看，數目卻比別的門生不同，因此方轉嗔為喜，解釋前嫌，不向他再追究前事了。黃胖姑又趁這個擋口勸時筱仁在華、黑二位面前大大的送了兩分禮，一處見了一面。從此這時筱仁賽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在京城裡面著實有點聲光，不像從前的銷聲匿跡了。時筱仁又托黃胖姑替他捐過了班。他生平志向不小，意思想弄一個人拿他保薦使才，充當一任出使大臣，以為後來升官地步。主意打定，先去請教老師徐大軍機。無奈琉璃蛋生平為人，到處總是淨光的滑，不肯擔一點干係，而且又極其守舊。聽了他話，連連搖頭，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！做出使大臣要到外洋，到外洋就要坐火輪船，火輪船在海裡走，幾天幾夜不靠岸，設或鬧點事情出來，那時候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我老師救不了你。我不能救你還是小事，你家裡還有妻兒老小，將來設或問我要起人來，我拿甚麼還他呢？我看你還是先去到省，等到歷練幾年，弄個送部引見，保舉放任實缺做做，倒是頂穩當的一條路。老弟，你萬萬不可錯打主意，那時悔之無及！」時筱仁道：「門生本來已經指省江蘇。此番到省，總求老師格外栽培，賞兩封信，不要說是署缺，就是得個差使，也可以貼補貼補旅費。」徐大軍機無奈，只得應允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時筱仁又在京城裡面鬼混了半個多月，等把各式事情理清，然後坐了火車出京。他老先生到了天津，又去覲見直隸制台。這位制台是在旗，很講究玩耍的。因為他是別省的官，而且又有世誼，便不同他客氣。等他見過出去之後，當天就叫差官拿片子到他棧房裡去謝步，並且約他次日吃飯。他本想第二天趁了招商局安平輪船往上海去的，因此只得耽擱下來。

（制台：清稱總督為制軍，尊稱為制憲、別稱為制台、「台」與「憲」一樣，是對高級官長的稱呼。）

到了第二天，席面上同座的有兩個京官：一個是主考，請假期滿；一個是都老爺，丁艱起服，都由原籍進京過天津的。還有兩個：一個客官，是才放出來的鎮台，剛從北京下來；一個也是江南記名道，前去到省的。連時筱仁賓主共六個人。未曾入座，制台已替那位記名道通過姓名，時筱仁於是曉得他叫余小觀。一時酒罷三巡，菜上六道。制台便脫略形跡，問起北京情形。在制台的意思不過問問北京現在鬧熱不鬧熱，有什麼新鮮事情。時筱仁尚未開口，不料余小觀錯會了宗旨，又吃了兩杯酒，忘其所以，竟暢談起國事來，連連說道：「不瞞大帥說，現在的時勢，實在是江河日下了！……」制台聽了詫異，楞住不響，聽他往底下講。他又說道：「不要說別的，外頭一位華中堂，裡頭一位黑總管，這他兩個人無錢不要，只要有錢就是好人。有這兩個人，國事還可以問嗎！」這位制台從前能夠實授這個缺，以及做了幾多年一直太平無事，全虧華、黑二人之力居多，現在聽見余小觀罵他，心上老老不高興。停了一會，慢慢的問道：「老兄在京裡可曾見過他二位？」余小觀趁著酒興，正說得意，聽了這問，不禁嘆一口氣道：「『在他檐下走，怎敢不低頭！』大帥連這句俗語還不知道嗎。上頭縱容他們，他們才敢如此，還有甚麼說的！」制台是旗人，另有一副忠君愛國的心腸，一見余小觀說出這犯上的話來，連連象話打斷他的話頭，怕他再說出些不中聽的來，被旁人灌在耳朵裡，傳了進去，連自己都落不是的。

一霎時酒闌人散。時筱仁回到客棧，曉得這余小觀是自己同省同寅，而且直隸制台請他吃飯，諒來根基不淺，便想同他結識，一路同行，以便到省有得照應。誰料見面問起，余小觀還要在天津盤桓幾日，戀著侯家後一個相好，名字叫花小紅的，不肯就走。時筱仁卻因放給黃胖姑的□萬頭在京城裡只取得一半，連過班連拜門早已用得乾乾淨淨，下餘五萬，胖姑給他一張匯票，叫他到南京去取。他所以急於到省，不及候余小觀了。

單說余小觀道台在天津一連盤桓了幾日。直隸制台那裡雖然早已稟辭，卻只是戀著相好，不肯就走。他今天請客，明天打牌，竟其把窗子當作了公館。後來耽擱時候太長久了。朋友們都來相勸，說：「小翁既然歡喜小紅，何妨就娶了他做個姨太太呢？」那知這余道台的正太太非凡之凶，那裡能容他納妾，余道台也只是有懷莫遂，抱恨終天而已。又過了兩日，捱不過了，方與花小紅揮淚而別。花小紅又親自送到塘沽上火輪船，做出一副難分難捨的樣子，害的余道台格外難過。

等到輪船開出了口，就碰著了大風，霎時顛播起來，坐立不穩。在船的人，□成之中倒有九成是嘔吐的。余道台脾虛胃弱，撐持不住，早躺下了，睡又睡不著，吃又吃不進。幸虧有花小紅送的水果拿來潤口。好容易熬了三天三夜，進了吳淞口，風浪漸息，他老人家掙扎起來。又掙了一會，船攏碼頭，住了長發棧。當天歇息了一夜，沒有出門。次日坐車拜了一天客。當天就有人請他吃館子，吃大菜，吃花酒，聽戲。他一概辭謝。後來被朋友親自來拖了出去。到了席面上，叫他帶局，他又不肯，面子上說「恐怕不便」，其實心上戀著天津的相好，說：「他待我如此之厚，我不便辜負他！」所以住進不叫別人。

過了兩天，就坐了江裕輪船一直往南京而去。第三天大早，輪船到了下關，預先有朋友替他寫信招呼，曉得他是本省的觀察，下船之後，就有一甚麼局派來四名親兵，替他搬運行李。他是湖南人，因為未帶家眷，暫時先借會館住下，隨後再尋公館。一連幾天，上衙門拜客，接著同寅接風，請吃飯，整整忙了一個月方才停當。

（列位看官：要曉得江南地方雖經當年「洪逆」蹂躪，幸喜克復已久，六朝金粉，不減昔日繁華。又因江南地大物博，差使很多，大非別省可比。加以從前克復金陵立功的人，盡有在這裡置立房產，購買田，以作久遠之計。目下老成雖已凋謝，而一班勳舊子弟，承祖父餘蔭，文不能拈筆，武不能拉弓，嬌生慣養，無事可為，幸遇朝廷捐例大開，上代有得元寶，只要抬了出去上兌，除掉督、撫、藩、臬例不能捐，所以一個個都捐到道台為止。倘若捨不得出錢捐，好在他們親戚故舊各省都有，一個保舉總得好幾百人，只要附個名字在內，官小不要，起碼亦是一位觀察。至於襤褸孩提，預先捐個官放在那裡，等候將來長大去做，卻也不計其數。此外還有因為同鄉、親戚做總督奏調來的；亦在羨慕江南好地方，差使多，指省來的；有此數層，所以這江南道台竟愈聚愈眾。）

閑話少敘。卻說余小觀余道台，他父親卻也是個有名的人，曾經做過一任提督。他自己中過一個舉人，本來是個候選知府，老太爺過世，朝廷眷念功勳，就賞了他個道台，已經是「特旨道」。畢竟他是孝廉出身，比眾不同，平時看了幾本新書，胸中老大有點學問，歡喜談論談論時務。有些胸無墨汁的督、撫，見他如此，便以天人相待。就有一省督、撫保舉人材，把他的名字附了進去，送部引見，又交軍機處記名。若論他的資格，早可以放實缺了，無奈他老人家雖是官居提督，死下來卻沒有什麼錢。無錢化費，如何便能得缺。齊巧此時做兩江總督的這一位是他同鄉，同他父親也有交情，便叫他指分江南，到省候補。

他自從到省之後，同寅當中不多幾日已經很結識得幾個人：不是世誼，便是鄉誼，就是一無瓜葛的人，到了此時，一經拉攏，彼此亦就要好起來。所謂「臭味相投」，正是這個道理。卻說他結識的幾個候補道：一個姓余，號蓋臣，雲南人氏；現當牙厘局總辦。一個姓孫，號國英，是直隸人；現充學堂總辦。這兩個都是甲班出身。一個姓藩，號金士，是安徽人，現當洋務局會辦。一個姓唐，號六軒，是個漢軍旗人，現充保甲局會辦。還有旗人叫烏額拉布，差使頂多，上頭亦頂紅。這五個人，連著余小觀，一共六位候補道，是常常在一起的。六個人每日下午，或從局裡，或從衙門裡，辦完公事下來，一定要會在一處。

江南此時麻雀牌盛行，各位大人閑空無事，總借此為消遣之計。有了六個人，不論誰來湊上兩個，便成兩局。他們的麻雀，除掉上衙門辦公事，是整日整夜打的。六人之中算余蓋臣公館頂大，又有家眷，飲食一切，無一不便，因此大眾都在這余公館會齊的時候頂多。他們打起麻雀來，至少五百塊一底起碼。後來他們打麻雀的名聲出來了，連著上頭制台都知道。有天要傳見唐六軒，制台便說：「你們要找唐某人，不必到他自己公館裡去，只要到余蓋臣那裡，包你一找就到。」制台年紀大了，有些事情不能煩心，生平最相信的是「養氣修道」，每日總得打坐三點鐘，這三點鐘裡頭，無論誰來是不見的。空了下來，簽押房後面有一間黑房，供著呂洞賓，設著乩壇，遇有疑難的事，他就要扶鸞。等到壇上判斷下來，他一定要依著仙人所指示的去辦。倘若沒有要緊事情，他一天也要到壇好幾次，與仙人談詩為樂。一年三百六〇日，日日如此，倒也樂此不疲。所以朝廷雖以三省地方叫他總制，他竟其行所無事，如同臥治的一般。所屬的官員們見他如此，也樂得逍遙自在。橫豎照例公事不錯，餘下工夫，不是要錢便是玩女人，樂得自便私圖，能夠顧顧大局的有幾個呢？

（臥治：指政事清簡。漢汲黯為東海太守，多病，臥閣內不出，歲餘，大海大治，後召為淮陽太守，不受。武帝曰：「吾徒得君重，臥而治之。」）

余小觀又有三件脾氣是一世改不掉的。頭一件打麻雀。自到江南，結識了余蓋臣，投其所好，自然沒有一天肯不打。而且他賭品甚高，輸得越多心越定，臉上神色絲毫不動。又歡喜做「清一色」。所以同賭的人更拿他當財神看待。第二件講時務。起先講的不過是如何變法，如何改良。大人先生見他說話之間總帶著些維新習氣，就不免有點討厭他。他自己已經為人所厭尚不曉得，而又沒有錢內外打點，自然人家更不喜歡他了。他這個道台雖然是特旨，是記名，在京裡一等等了兩年多沒有得缺，心上一氣，於是又變為滿腹牢騷，平時同人談天，不是罵軍機，就是罵督、撫。大眾聽了，都說他是「痰迷心竅」。因此格外不合時宜。第三件是嫖娼。他為人最深於情，只要同這個姑娘要好，連自己的心都肯掏出來給人家。在京的時候，北班子裡有個叫金桂的，他倆弄上了，銀子用了二千多，自己沒有錢，又拉了一千多銀子虧空。一個要嫁，一個要娶，賽如從盤古到如今，世界上一男一女，沒有好過他倆的。誰知後來金桂又結識了一個闊人，銀子又多，臉蛋兒又好，又有勢力。余道台抵他不過，於是賭氣不去，並且發下重誓，說：「從今以後，再不來上當了！」在京又守了好幾個月，分發出京，碰著一位老世伯幫了他一千銀子。到了天津，手裡有了錢，心思就活動了。人家請他吃花酒，又相與個花小紅，幾乎把銀子用完。被朋友催不過，方才硬硬心腸同小紅分手的。路過上海，因為感念小紅的情義，所以沒有去嫖。到了南京之後，住了兩個月，寄過兩件織成花頭的緞子送給小紅作衣服穿。後來同寅當中亦沒有人請他在秦淮河船上吃過幾台花酒，他只是進著不肯帶局。後來時候久了，同秦淮河釣魚巷的女人漸漸熟了，不免就把思念小紅的心腸淡了下來。

一天余蓋臣請他在六八家吃酒。台面上唐六軒帶了一個局，余小觀見面之後，不禁陡吃一驚。原來這唐六軒觀察為人極其和藹可親，見了人總是笑嘻嘻的，說起話來，一張嘴比蜜糖還甜，真正叫人聽了又喜又愛。因此南京官場中就送他一個表號，叫他「糖葫蘆」。這糖葫蘆到省之後，一直就相與了三和堂一個姑娘，名字叫王小四子的。這王小四子原籍揚州人氏，瘦括括的一張臉，兩條彎溜溜的細眉毛，一個直鼻梁，一張小嘴，高高的人材，小小的一雙腳。近來南京打扮已漸漸的仿照蘇州款式，梳的是圓頭，前面亦一寸多長的前劉海。此時初秋天氣，身上穿著件大袖子三尺八寸長的淺藍竹布衫，拖拖拉拉，底下已遮過膝蓋，緊與褲腳管上沿條相連，亦瞧不出穿的褲子是甚麼顏色了。余道台因見他面貌很像天津的花小紅，所以心上??地一動。

當下王小四子走到台面上，往糖葫蘆身後一坐。糖葫蘆只顧低著頭吃菜，未曾曉得。對面坐的是孫國英孫觀察，綽號叫孫大鬍子的，見了王小四子，拿手指指糖葫蘆，又拿手擺了兩擺。王小四子誤會了意，齊巧這兩天糖葫蘆又沒有去，王小四子便打情罵俏起來，伸手把糖葫蘆小辮一拖，把個糖葫蘆的腦袋掀到自己懷裡，舉起粉嫩的手打他的嘴巴。此時糖葫蘆嘴裡正銜著一塊荷葉卷子，一片燒鴨，嘴唇皮上油晃晃的，回頭一看，見是相好來拖他，亦就撒嬌撒痴，趁勢把腦袋困在王小四子懷裡，任憑打罵。只聽得王小四子說道：「你這兩天死到那裡去了？我那裡一趟不來！叫你打的東西怎麼樣了？到底還有沒有？」糖葫蘆嘻皮涎臉的答道：「我不到你那裡去，我到相好的家裡去！」他說的是玩話，誰知王小四子倒認為真，立刻眉毛一豎，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我早曉得我仰攀你大人不上！那個姑娘不比我長的俊！你要同別人『結線頭』，你又何必再來帶我呢！」一頭說話，那副神形就要掉下淚來，慌忙又拿手帕子去擦。糖葫蘆只是仰著臉朝著他笑。王小四子瞧著格外生氣，掄起拳頭，照准了頭，又是兩下子。打的他不由的喊「啊唷」。孫大鬍子哈哈大笑道：「打不得了！再打兩下子，糖葫蘆就要變成『扁山查』了！」王小四子聽了這話，忽然扑嗤的一笑，又趕緊合攏了嘴，做出一副怒容。余道台見了這副神氣，更覺得同花小紅一式一樣，毫無二致。因為他是糖葫蘆帶的人，不便問他芳名、住處，只得暗底下拉孫大鬍子一把，想要問他。孫大鬍子又只顧同糖葫蘆、王小四子說話，沒有聽見，余道台只得罷休。

（「結線頭」：也稱攀相好，此指狎客和妓女發生肉體關係的代稱。）

此時王小四子、糖葫蘆正扭在一處。孫大鬍子見王小四子認了真，恐怕鬧出笑話來，連忙勸王小四子放手：「不要打了，凡百事情有我。你要怎麼罰他，告訴了我，我替你作主。你倘若把他的臉打腫了，怎麼叫他明天上衙門呢？這豈不是你害了他麼？」王小四子道：「我現在不問他別的，他許我的金鐲子，有頭兩個月了，問問還沒有打好。我曉得的，一定送給別個相好了！」糖葫蘆道：「真正冤枉！我為著南京的樣子不好，特地寫信到上海托朋友替我打一付。前個月有信來，說是打的八兩三錢七分重。後首等等不來，我又寫信去問，還沒有接到回信。昨兒來了一個上海朋友，說起這付鐲子，那個朋友已經自己留下送給相好了，現在替我重打，包管一禮拜准定寄來。如果沒有，加倍罰我！」王小四子道：「孫大人，請你做個證見。一禮拜沒有，加倍罰他！前頭打的是八兩三錢七分重，加一倍，要六兩七錢四了。」

孫大鬍子正要回言，不提防他的鬍子又長又多，他的相好雙喜坐在旁邊無事，嫌他鬍子不好看，卻替他左邊的一半分為三絡，辮成功一條辮子。孫大鬍子的鬍子一向被相好玩慣的，起初並不在意，後來因為要站起來去拉糖葫蘆，不料被雙喜拉住不放，低頭一看，才曉得變成一條辮子。把他氣的開不出口。歇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真正你們這些人會淘氣！沒有東西玩了，玩我的鬍子！」雙喜道：「一團毛圈在嘴上，象個刺似的，真正難看，所以替你辮起來，讓你清爽清爽，還不好？」孫大鬍子道：「你嫌我不好看！你不曉得我這個大鬍子是上過東洋新聞紙，天下聞名的，沒有人嫌我不好。你嫌我不好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說著，有人來招呼王小四子、雙喜到劉河廳去出局，於是二人匆匆告假而去。余蓋臣便問：「劉河廳是誰請客？」人回：「羊統領羊大人請客，請的是湖北來的章統領章大人。因為章統領初到南京，沒有相好，所以今天羊大人請他在劉河廳吃飯，把釣魚巷所有的姑娘都叫了去看。」其時潘金士潘觀察亦在座，聽了接口道：「不錯，章豹臣剛剛從武昌來，聽說老帥要在兩江安置他一個事情。羊紫辰恐怕占了他的位子，所以竭力的拉攏他，同他拜把子。聽說還托人做媒，要拿他第二位小姐許給章豹臣的大少君。明天請章豹臣在金陵春吃番菜。今兒兄弟出門出的晚，齊巧他的知單送了來，諸位都是陪客，單是沒有余小翁。想是小翁初到省，彼此還沒有會過？」余小觀答應了一聲「是」。其實他此時一心只戀著王小四子一個人，默默的暗想：「怎麼他同花小紅賽如一塊印板印出來的？可惜此人已為唐六軒所帶，不然，我倒要叫叫他哩。現在且不要管他，等到散過席，拉著六軒去打茶圍再講。」

說話之間，席面上的局已經來齊，又喊先生來唱過曲子。漸漸的把菜上完，大家吃過稀飯。余小觀便把前意通知了唐六軒。這幾天糖葫蘆也因為公私交迫，沒有到王小四子家續舊，以致台面上受了他一番埋怨，心中正抱不安，現在又趁著酒興，一聽余小觀之言，立刻應允。等到抹過了臉，除主人余蓋臣還要小坐不去外，其餘的各位大人，一齊相辭。走出大門，只見一併排擺著□幾頂轎子，綠呢、藍呢都有。親兵們一齊穿著號褂，手裡拿著官衙洋紗燈，還夾著些火把，點的通明透亮，好不威武！其間孫大鬍子因為太太閻令森嚴，不敢遲歸，首先上轎，由親兵們簇擁而去。此外也有兩個先回家的，也有兩個自去看相好的。只有余小觀無家無室，又無相知，便跟了糖葫蘆去王小四子家打茶圍。一進了三和堂，幾個男班子一齊認得唐大人的，統統站起來招呼，領到王小

四子屋裡。

其時王小四子出局未歸，等了一回，姑娘回來了，跨進房門見了糖葫蘆，一屁股就坐在他的懷裡，又著實拿他打罵了一頓，一直等到糖葫蘆討了饒方才住手。王小四子因為他好幾天沒有來，把他脫下的長衫、馬褂一齊藏起，以示不准他走的意思。又敲他明日七月初七是「乞巧日」，一定要他吃酒。糖葫蘆也答應了，又面約余小觀明夜八點鐘到這裡來吃酒。

余小觀自從走進了房，一直呆呆地坐著，不言不語。王小四子自從進門問過了「貴姓」，敬過瓜子，轉身便同糖葫蘆瞎吵著玩，亦沒有理會他。後來聽見自鳴鐘當當的敲了兩聲。糖葫蘆急摸出表來一看，說聲「不早了，明天還有公事，我們去罷。」王小四子把眉毛一豎，眼睛一斜，道：「不准走！」糖葫蘆只得嘻嘻笑臉的仍舊坐下。說話間，余小觀卻早把長衫、馬褂穿好。王小四子一直沒理他，坐著沒趣，所以要走。今忽見他挽留，不覺信以為真，連忙又從身上把馬褂脫了，重新坐下。這一日又坐了一個鐘頭，害得糖葫蘆同王小四子兩個人只好陪他坐著，不得安睡。起先彼此還談些閑話，到得後來，糖葫蘆、王小四子恨他不迭，那個還高興理他。余小觀坐著無趣，於是又要穿馬褂先走。偏偏有個不懂事的老婆子，見他要去，連忙攔住，說道：「天已快亮了，只怕轎夫已經回去了，大人何不坐一回，等到天亮了再走？」余小觀起身朝窗外頭一看，說了聲「果然不早了」。糖葫蘆、王小四子二人只是不理他。老婆子只是挽留，氣得糖葫蘆、王小四子暗底下罵：「老東西，真正可惡！」因為當著余小觀的面，又不便拿他怎樣。

歇了一歇，糖葫蘆在煙榻上裝做困著。王小四子故意說道：「煙鋪上睡著冷，不要著了涼！」於是硬把他拉起來，扶到大床上睡下。糖葫蘆裝作不知，任他擺布。等到扶上大床，王小四子便亦沒有下來。余小觀一人覺得乏味，而又瞌睡上來，便在糖葫蘆所躺的地方睡下了。畢竟夜深人倦，不多時便已鼻息如雷。直先挽留他的那個老婆子還說：「現在已經交秋，寒氣是受不得的；受了寒氣，秋天要打瘧疾的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想去找條毯子給他蓋。誰知王小四子在大床上還沒有睡著，罵老婆子道：「他病他的，管你甚麼事！他又不是你那一門子的親人，要你顧戀他做什麼！」老婆子捱了一頓罵，便躡手躡腳的出去，自去睡覺了。

卻說屋裡三個人一直睡到第二天七點鐘。頭一個余小觀先醒，睜眼一看，看見太陽已經晒在身上，不能再睡，便一骨碌爬起，披好馬褂，竟獨自拔關而去。此時男女班子亦有幾個起來的，留他洗臉吃點心，一概搖頭，只見他匆匆出門，喚了輛東洋車，一直回公館去了。這裡糖葫蘆不久亦即起身。因為現在這位制台大人相信修道，近來又添了功課，每日清晨定要在呂祖面前跪了一枝香方才出來會客，所以各位司、道以及所屬官員挨到九點鐘上院，還不算晚。當下糖葫蘆轎班、跟人到來，也不及回公館，就在三和堂換了衣帽，一直坐了轎子上院。走到官廳上，會見了各位司、道大人。昨兒同席的幾個統通到齊，余小觀也早來了。

此時還穿著紗袍褂，是不戴領子的。有幾個同寅望著他好笑。大家奇怪。及至問及所以，那位同寅便把糖葫蘆的汗衫領子一提，卻原來袍子襯衣裡面穿的乃是一件粉紅汗衫，也不知是幾時同相好換錯的。大家俱哈哈一笑。糖葫蘆不以為奇，反覺得意。

正鬧著，齊巧余蓋臣出去解手，走進來鬆去扣帶，提起衣裳，兩只手重行在那裡扎褲腰帶。孫大鬍子眼尖，忙問：「余蓋翁，你腰裡是條甚麼帶子？怎麼花花綠綠的？」大眾又趕上前去一看，誰知竟是一條女人家結的汗巾，大約亦是同相好換錯的。余蓋臣自己瞧著亦覺好笑。等把褲子扎好，巡捕已經出來招呼。幾個有差使的紅道台跟了藩司、鹽、糧二道一齊上去稟見，照例談了幾句公事。

制台發話道：「兄弟昨兒晚上很蒙老祖獎盛，說兄弟居官清正，修道誠心，已把兄弟收在弟子之列。老祖的意思還要托兄弟替他再找兩位仙童，以便早晚在壇伺候。有一位是在下關開雜貨鋪的，這人很孝順父母，老祖曉得他的名字，就在壇上批了下來，吩咐兄弟立刻去把這人喚到；兄弟今天五更頭就叫戈什按照老祖所指示的方向，居然一找攏著。如今已在壇前，蒙老祖封他為『淨水仙童』。什麼叫做淨水仙童呢？只因老祖跟前一向有兩個童子是不離左右的，一個手捧花瓶，一個手拿拂帚。拿花瓶的，瓶內滿貯清水，設遇天乾不雨，只要老祖把瓶裡的水滴上一滴，這江南一省就統通有了雨了。佛經上說的『楊枝一滴，灑遍大千』，正是這個道理。」制台說到這裡，有一位候補道插嘴道：「這個職道曉得的，是觀音大士的典故。」制台道：「你別管他是觀音是呂祖，成仙成佛都是一樣。佛爺、仙爺修成了都在天上，他倆的道行看來是差不多的。但是現在捧花瓶的一位有了，還差一位拿拂帚的。這位仙童倒很不好找呢！」說到這裡，舉眼把各位司、道大人周圍一個個的看過來，看到孫大鬍子，便道：「孫大哥，兄弟看你這一嘴好鬍子，飄飄有神仙之概，又合了古人『童顏鶴發』的一句話，我看你倒著實有點根基。等我到老祖面前保舉你一下子，等他封你為『拂塵仙童』，也不用候補了。我們天天在一塊兒跟著老祖學道，學成了一同升天。你道可好？」

孫大鬍子是天天打麻雀，嫖姑娘，玩慣了的，而且公館裡太太又凶，不能一天不回去，如何能當這苦差！聽了制台的吩咐，想了一會，吞吞吐吐的回道：「實不瞞大帥說：職道雖然上了年紀，但是根基淺薄，塵根未斷，恐怕不能勝任這個差使，還求大帥另簡賢能罷。」制台聽了，似有不悅之意，也楞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有了這們一把鬍子，還說塵根未斷，你叫我委那一個呢？」說罷，甚覺躊躇。再仔細觀看別位候補道，不是煙氣沖天，就是色欲過度，又實實在在無人可委。只得端茶送客。走出大堂，孫大鬍子把頭上的汗一摸，道：「險呀！今天若是答應了他，還能夠去擾羊紫辰的金林春嗎！」說罷，各自上轎，也不及回公館脫衣服，徑奔金林春而來。其時主人羊紫辰同特客章豹臣，還有幾位陪客，一齊在那裡了。

羊紫辰本來說是這天晚上請吃番菜的。因為這天是「乞巧日」，南京釣魚巷規矩，到了這一天，個個姑娘屋裡都得有酒，有了酒，才算有面子。章豹臣昨天晚上在劉河廳選中了一個姑娘，是韓起發家的，名字叫小金紅，當夜就到他家去「結線頭」。章統領是闊人，少了拿不出手。羊統領替他代付了一百二十塊洋錢。第二天統領吩咐預備一桌滿、漢酒席，又叫了戴老四的洋派船：一來應酬相好，二來謝媒人，三來請朋友。戴老四的船已經有人預先定去，因為章統領一定指名要，羊統領只得叫他回復前途。戴老四不願意。羊統領發脾氣，要叫縣裡封他的船，還要送他到縣裡辦他。戴老四無奈允了。

是日各位候補道大人，凡是與釣魚巷姑娘有相好的，一齊都有台面，就是羊統領自己也要應酬相好，所以特地將金林春一局改早，以便騰出工夫好做別事。當下主客到齊，一共也有□來位。主人叫細崽讓各位大人點菜。合席只有孫大鬍子吃量頂好，一點點了□二三樣。席間各人又把自己的相好叫了來。這天不比往日，凡有來的局，大約只坐一坐就告假走了。羊統領見章豹臣的新相知小金紅也要走，便朝著他努努嘴，叫他再多坐一會兒。小金紅果然末了一個去的。章豹臣非凡得意，大眾都朝他恭喜。

說話間，各人點的菜都已上齊。問問孫大鬍子，才吃得一小半，還有六七樣沒有來。於是叫細崽去催菜，細崽答應著去了。席面上，烏額拉布烏道台曉得這番菜館是羊統領的大老板，孫大鬍子及余蓋臣一千人亦都有股份在內，便說笑話道：「國翁，你少吃些：多吃了羊大人要心疼的。」羊統領道：「你讓他吃罷，橫豎是『蜻蜓吃尾巴』，多吃了他自己也有分的。」章豹臣道：「原來這番菜館就是諸位的主人，生意是一定發財的了？」羊紫辰道：「也不過玩玩罷，那裡就能夠靠著這個發財呢。」

正說著，窗戶外頭河下一只「七板子」，坐著一位小姑娘，聽見裡面熱鬧，便把船緊靠欄杆，用手把著欄杆朝裡一望，一見羊大人坐了主位在那裡請客，便提高嗓子叫了一聲「乾爺」。羊紫辰亦逼緊喉嚨答應了一聲「嚶」。大家一齊笑起來。章豹臣道：「我倒不曉得羊大人有這們一位好令愛，早曉得你有這們一位好令愛，我情願做你的女婿了。」糖葫蘆也接口道：「不但章大人願意，就是我們誰不願意做羊大人女婿呢。」羊紫辰道：「我的女兒有了你們這些好女婿，真要把我樂死了！」說著，那個小姑娘已經在他身旁坐下了。大家又鬼混了一陣。孫大鬍子點的菜亦已吃完。只因今日應酬多，大家不敢耽誤。差官們進來請示：「還是坐轎去坐船去？」其時戴老四的船已經撐到金林春窗外，章豹臣便讓眾位大人上船。正鬧著，章豹臣新結的線頭小金紅亦回來了。當天章豹臣在席面上又賞識了一個姑娘，名字叫做大喬。這大喬見章豹臣揮霍甚豪，曉得他一定是個闊老，便用盡心機，拿他□二分巴結。章豹臣亦非常之喜。小金紅坐在一旁，瞧著甚不高興。這一席酒定價是五□塊，加開銷三□塊；戴老四的船價一天是□塊，章豹臣還要另外賞犒：一齊有一百多塊。章豹臣的席面散後，接著孫大鬍子、余蓋臣、糖葫蘆、羊紫辰、烏額拉布統通有酒。雖說一處處都是草草了事，然從兩點鐘吃起，吃了六七台，等到吃完，已是半夜裡三點鐘了。孫大鬍子怕太太，仍舊頭一個回去。

章豹臣賞識了大喬，吃到三點鐘，便假裝吃醉，說了聲「失陪」，一直到大喬家去了，這夜大喬異常之忙，等到第二天大天白亮才回來。章豹臣會著，自然異常恩愛，問長問短。大喬就把自己的身世統通告訴了他。到底做統領的人，銀錢來的容易，第二天就托羊紫辰同鴛兒說：「章大人要替大喬贖身。」鴛兒聽得人說，也曉得章大人的來歷非同小可，況且又是羊統領的吩咐，敢道得一個不字！當天定議，共總一千塊錢。章豹臣自己挖腰包付給了他。大喬自然分外感激章大人不盡。

又混了兩天，章豹臣奉到上頭公事，派他到別處出差，約摸時不得回來。動身的頭一天，叫差官拿著洋錢一家家去開銷。他叫的局本來多，連他自己還記不清楚。差官一家家去問。誰知問到東，東家說：「章大人的局包，羊大人已經開銷了。」問到西，西家說：「章大人的帳，羊大人已經代惠了。」後來接連問了幾處，都是如此，連小金紅「結線頭」的錢亦是羊大人的東道。差官無奈，只得回家據情稟知章豹臣。章豹臣道：「別的钱他替我付，我可以不同他客氣，怎麼好叫他替我出嫖帳呢？這個錢都要他出，豈不是我玩了他家的人嗎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後來章豹臣要拿這錢算還羊紫辰。羊紫辰執定不肯收，說道：「這幾個錢算什麼，連這一點點還不賞臉，便是瞧不起兄弟了。」章豹臣聽他如此說法，只得罷手。只因這一鬧，直鬧得南京城裡聲名洋溢，沒有一個不曉得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